

民生報叢書

葉洪生·著

逼上梁山

● 林彪反毛政變內幕

● 四人幫被捕始末



民生報
叢書

逼上梁山

葉洪生・著



民生報叢書

逼上梁山

著者 葉

洪

生

發行人 王

效

蘭

出版者 民

生報

社

總經理

新開局登記證局版臺報字〇〇三三號
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五五號

郵政劃撥帳戶一〇〇五五九號

電話：七〇七四一五一

印刷者

中興印刷廠

定價：新臺幣一〇〇元

中華民國七十年六月初版

印翻禁 • 權版有

慨談「逼上梁山」——代序

尼 洛

中共自詡：「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做成的。」如果把這句話語意上吹牛部份去掉，倒是中共十分客觀的自我評估。特殊材料，不一定是好材料，只是不同的材料而已，這不同材料所指，應是中共黨員的意識形態部份。

人類是能把經驗累積的動物，由於經驗累積而形成文化；不同的經驗累積，形成不同的文化。又由於人類天性是相通的，如喜怒哀樂愛惡等等，所以文化才有了交流，有了融和，人類才有了世界大同的希望。人類是能把思考出來的理念以指導行為的動物，由於思考，人類才有了新的發現、新的發明；掌握事理與邏輯，運用思想方法，確定對待態度，完成屬於人類的行為，而創造了文明。共產黨員在這方面確屬特殊材料，他們對人類由經驗累積而形成的文化，大部份是否定的，只浪

漫的追求着不通過經驗的理念——共產主義社會，是所有共產黨人的特徵；又以此而產生一套特殊邏輯，特殊思想方法，特殊對待態度，因此而有特殊的行為不爲吾人所理解。

所謂「共產主義社會」，是人類經驗中完全沒有的東西，是一種沒有通過人類經驗的東西；是個什麼樣子，沒有人看過。馬克斯給它的抽象形容，是「各盡所能，各取所需」的社會；共產黨人狂熱的爲了它而前仆後繼的流血，要阻擋進入「共產主義社會」的人們也流血，因此把「鬭爭」推到人與人對待態度中突出的層面。由毛澤東經常掛在口頭上的咒語「千條萬條，階級鬭爭是第一條」，可以得到具體的瞭解。

中共佔據了中國大陸以後，毛澤東拉起總路線、大躍進、人民公社「三面紅旗」，企圖以此進入「共產主義社會」；使用掠奪、鎮壓、殺伐諸般手段而在所不惜，「三面紅旗」也因此在中國大陸闖下了滔天大禍。迨「三面紅旗」被迫下馬，中共內部也因路線鬭爭衍生出和擴大了派系鬭爭和權力鬭爭，這是中共也並不否認的客觀存在事實。

毛澤東在內部鬭爭中退到第二線以後，不甘心「三面紅旗」的失敗，認為中國文化是阻擋進入「共產主義社會」的最「反動」的東西，因此才以「文化大革命」作為命題，和中國文化作你死我活的撕殺。所謂的「破舊立新」，是毛澤東要滅絕中國文化的全盤心態。

從「文化大革命」看共產黨人，他們確是「特殊材料做成的」，千萬紅衛兵糾纏着的大武鬥的動力由此產生，萬里跋涉的「取寶」「傳經」，我們不能單純的把它看成胡鬧；戴着紅臂章而倒斃於溝壑的孩子們，沒有個別意義，但有浪漫性的激情。「造反有理、革命無罪」，「和尚打傘、無法無天」是毛澤東蔑視人類經驗、蔑視人類文化心意的展現；而自比「金猴」大鬧中國文化的「天宮」，確屬事實，並非形容；如果有人用人性中的同情，看「文革」中的流血，是毛澤東要打倒的舊社會的事物，「擠膿必須帶血」才是毛澤東調動鬭爭積極性的東西。因此，毛澤東才容不得林彪的「克己復禮」，因此，毛澤東才要「批孔揚秦」，才要「批林、批孔」。

毛澤東在與中國文化殊死鬭爭中敗下陣來，不是因為他的倒斃，而在「文革」

中期，他已經感覺到大勢已去。當林彪叛逃，他慨然長嘆：「天要下雨，娘要改嫁，由他去吧！」此不僅說明了他心情灰敗，而他要進入「共產主義社會」的幻夢，也完全寂滅；這是毛澤東的寂滅，也是共產主義的寂滅。

「共產主義社會」這個不通過經驗的理念，由「三面紅旗」和「文化大革命」檢驗出它只是「鏡花水月」；所謂「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做成的」，也只是激情的誇大——否則，中共內部不會有派系鬭爭、權力鬭爭的惡性循環而永無休止。葉洪生兄寫的「逼上梁山」，就是這方面的具體說明。讀「逼上梁山」，讀者或會恍然大悟：「共產黨原來只是這樣的東西！」

洪生兄寫「逼上梁山」，可以說用心良苦。他在「跋語」中說：

「爲使廣大的讀者能充份掌握『林、江事件』的來龍去脈，而又不嫌枯燥有耐心地看下去，因此我採取了章回小說的形式；以百分之七十的中共文件，百分之二十的大陸小道消息，再加上百分之十的『想當然耳』，湊粕成這篇非小說。」

經驗與經驗主義是兩個不同的範疇，而經驗主義有時候是不可靠的東西，我們

從「瞎子摸象」便能得到教訓。可是，人類却慣常以經驗主義的態度去評估共產黨的行為，往往就失之毫釐，謬以千里。譬如：

——從共黨的口號、名詞中，我們容易誤認共產主義裏或有若干人道思想。

——從共黨的理論中，我們容易誤認共黨旨在消除人類社會中財富的不平、不均。

——從共黨的行為中，我們容易誤認共黨僅屬單純的殺人越貨的匪類。

因此，共產黨的真像究屬如何，我們在評估中也就往往各執一詞，各說各話。就我個人所知，有一位總認為共黨有若干人道觀念的老兄，當他讀到巴金「懷念蕭珊」時，震驚得肝膽俱裂。而所謂的「十惡大審」鬧劇上演以後，中共在世人心目中，就只是一個醜惡的笑話而已。

「瞎子摸象」，無論瞎子對象的認知錯到那裏都不十分重要，但是，摸錯了共黨，却是災禍立見。如果讀者對中共在中國大陸殺人千萬的事實並不懷疑，對它多有一點常識，或許是趨吉避凶之道。翻開世界地圖，在那一片赤紅中，有人流血、有人哀號、有人饑寒。從蘇聯「十月革命」到今天，不過六十多年歷史，浸紅了東

歐、中東、中國大陸、中南半島、中南美各處，其泛濫如此快速，能不能世人摸錯了它的緣故？

洪生兄以小說體裁，寫中共「林、江事件」，爲的是怕讀者嫌它枯燥。這證明我們生命的享受中太過貪婪，連接受一些教訓，一點常識，都要「色、香、味」俱全才能下嚥；却沒有想到在那片赤紅中，有人死無葬身之地的根本原因是由於自己的愚昧，並以生命證明人類的悲哀。

事實上，真正的悲哀，仍要數中共黨人自己，「逼上梁山」中重要人物林彪，原是一人之下、千萬人之上而煊赫一時，到最後竟落得粉身碎骨；另一重要人物江青，毛澤東的床頭人，到最後成爲「十惡」之首，就是不執行死刑，老死牢獄可以肯定；涉及到的另一重要人物劉少奇，當時是所謂「國家主席」，到最後却光着屁股在獄中成爲亡魂。中共黨人現正磨刀霍霍要「三七開」或「四六開」向毛澤東開刀，使人聯想到陳獨秀、瞿秋白、向忠發、李立三、陳紹禹等一連串中共頭頭的淒涼下場，不知道這種醜惡，歷史將又如何下筆？而他們幻想中所謂的「共產主義社會」，也都是春秋大夢！讀完「逼上梁山」，當讀者面對這些事實，該會禁不

住有一連串爲什麼在思維裏顯現，讀者也會聯想到自己對這一方面可能太過孤陋寡聞，因爲中共一切現象都是我們理念以外的事物，摸不到邊際。

洪生兄從未見過中共什麼樣子，「逼上梁山」是他就中共資料中完成的作品，他把它寫成小說，是用「想當然耳」把它調得「色、香、味」俱全，見其苦心，也見其匠心。章回小說常由說書人把它作立體表現，洪生兄在設計寫它時，可好像說書人在開場時慣以「侍候大爺一段玩意」作爲開端那種卑微的心態？由此，我們可以想見今天人類生命的豪華，而這豪華當中又夾雜幾分淒涼、幾分有趣，耐人尋味。



安延在青江



藍少題時代



毛澤東與青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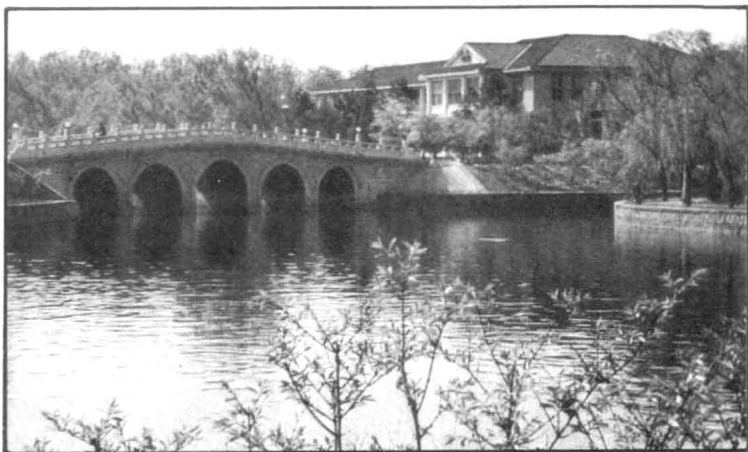


方地的住居海南中在東澤毛



却室臥的他但，「舊四破」兵衛紅勵鼓東澤毛

書裝線了滿擺



影側樓號七十「台魚釣」的令施號發青江年當是就這

日七廿月三年八六九一
體人工」平北在來恩周
會大兵衛紅萬十「揚育
死誓」：呼高頭領，上
保死誓／革文央中衛保
「／志同青江衛





毛澤東晚年以「周勃二」期許華國鋒



（左前）汪東興、（一左）謝富治、（一右）陳伯達、（右前）文革時期
陪同毛澤東乘車閱紅衛兵行列



上會全中二屆九共中在彪林「友戰密親」的他和東澤毛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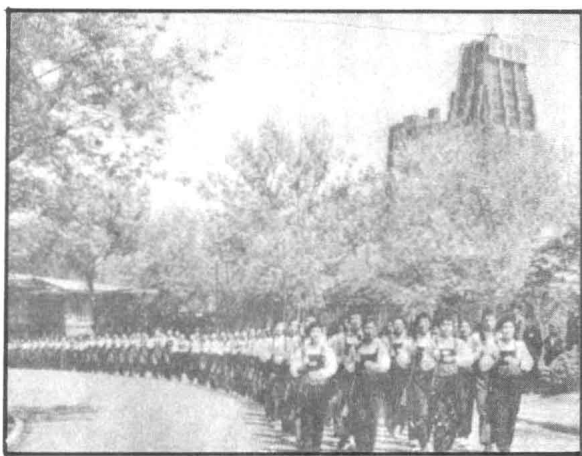
文洪王成換已「人班接」的魯毛，時「大十」共中



九爲升龍已文洪王期後革文
任主副會委革海上兼委中屆



國海上是文洪王期初革文
部幹小科衛保廠七十棉



兵民海上—「裝武二第」的立建手一文洪王爲圖



一九七二年夏，江青接受美國女作家威特克訪問，
中央求氏撰寫「江青同志」一書，中立者爲姚文元



當權時期的江青與「老相好」張春橋